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集部第五六冊目次

詩慰初集二十六卷二集十一卷續集一卷

〔清〕陳允衡輯
清順治刻本

.....一

古今小品八卷

〔明〕陳天定輯
清道光九年刻本

.....四三一

詩慰初集二十六卷二集十一卷續集
一卷

〔清〕陳允衡輯

清順治刻本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詩慰序

若詩選生者孔子當先爲之矣
今觀三百篇中不獨魯三家晉
六卿無詩卽鄭衛二國孔子交
游不少亦未見載其詩豈子產
遽伯玉輩皆不能詩乎余惑焉
今年七月朔日余泊舟清涼臺
下毒熱難耐移榻觀音寺熱愈
甚忽驟雨飛來颯颯有秋氣適
窓外叩門聲急得伯璣近選讀
之灑然不知毒熱之去體亦如
驟雨之生新秋也披襟快讀且
讀且歎數年來目中未嘗見有
如此清新幽澹之詩亦未見有

如此領新挾異微顯闡幽之選
伯璣又欲余作友夏詩序友夏
詩何必序當友夏在日伯敬曾
爲刻詩金陵相戒勿乞名人一
字爲序今人刻詩往往序多于
詩何也且序皆意滿口溢舌佞
詞夸恨不舉漢魏六朝三唐歸
之一人此又何也友夏每欲序
余詩余止之曰卽子自謂無譽
人必以爲阿好非子戒伯敬指
後余講學白鹿洞友夏來訪艾
千子亦來談詩甚劇千子曰吾
不作詩亦不談詩今人皆耻不
如李杜不耻不如孔孟抑又何

也昔有父誠其子子熟睡不醒
父呵之子曰大人所教兒已盡
知大都欲教兒誦耳子不欲友
夏序詩是矣予爲子點定古文
何如故余近刻四部稿中有子
子語無友夏序其一証也伯璣
茲選皆布衣無廛仕深得孔子
序逸民史記列傳首伯夷之意
且古道秋心神交響接慰一代
之吟魂振千秋之落魄或吹山
陽之笛或奏流水之琴何必阿
私所好如近賢之持詩瓢作媚
竈托選鉢爲壘斷云爾乎人必
蓋棺然後論定詩必人亡然後

鑒空若哆口面諛誰能不波近
虞山選詩惟存逝者得是道焉
况死者得生者而薪盡火傳生
者得死者而芝生菌出亦如雨
過涼生夏去秋來自然之理誰
能執熱逝不以濯試向清涼臺
下服此一味清涼散諛佞悉除
史巫不用始爲以詩重人不以
人重詩庶幾孔子之志因以解
余惑噫難言之矣選詩若伯璣
者其可也同里老友李明睿題

詩慰序

夫真詩之在天地間如日月之光花草之色與夫禽魚之動盪活潑俱生生而不能自止者精神爲之也每見攻詩者徒言格調惟古是摹是舍自己之精神以求合于人之面貌譬之枯骨一具號曰人耳人耳將取笑于骷髏矣蓋生熟之生卽生死之生凡物熟則死矣詩顧可熟乎哉余前在萬曆天啓間惑于曩說偶一吟言字摹而句擬小有出入悉抹掇以規規于古人之格今覆視之不覺愧汗浹背夫

詩者情與景二者而已人之情無時無之詩之景亦無時無之情之動于中而景之觸于外音影不停機倪爭出若死守一法以猥倣邯鄲之步則詩可不作人之有是作者亦可不入目矣老來無事間與友人之精出者論之而深信以謂必然者則南州陳伯璣其人也伯璣才高學博余目中無兩時時過余評彈此道因出所著詩慰視余余讀之服其神解蓋盡刪所謂臨摹之本而僅存手書直向所畱毛頰之間而點其眼孔諸子以久

潛之魄何幸遇伯璣而覆露此
光色以動盪其精神其慰藉何
如也伯璣先侍御公與余有通
家之好國是人才往往取衷焉
今見伯璣識力如此深幸孔李
之交之有後遂不厭衰颯爲一
引其端猶記前時見虞山先生

大序

三

列朝詩集目不輟者餘月洵是
千秋傑構余卽不敏每遇其微
意鍾處爲之骨驚今伯璣又拾
虞山之偶遺大似昔人所稱補
亡者其爲競爽何疑焉八十三
老人成都歸園居士米之臣書

詩慰續集序

孔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
焉傷賢者之志也太史公以所
聞許由務光義至高而文辭不
少概見序列闕焉其傳伯夷於
采薇一歌畱連反覆不能輒已
何繫之重也夫隱逸君子名不

詩三

載于國書辭不宣於郊廟考槃
獨寤散髮行吟其在當年已不
遇於時矣賁志而沒長恨終古
後之學者趨舍異時靜躁殊致
虛願易結篤行難幾誰復能無
所慕愛發其幽潛也江右陳子
伯璣天性高淡不事榮利薄棄

俗學閉戶著書雖轉徙賃舂手
不釋卷飯蔬飲水皇皇評綴以
余所交真能嗜古陳子一人而
已每懷故舊言念先民取平生
聞見之交檢其遺草專家分註
名曰詩慰此其用意深厚豈近
人所及已復尚論旁採廣爲續

劉子月

三

集隔代聞聲咸與茲選俾湮沒
泉石零落杖屨者一旦而播之
通都大邑藏之名山傳之其人
庶幾往者頽首少所歎息昔虞
仲翔徘徊孤憤求一人之知死
亦不恨孔文舉飲其貌似中郎
者謂無老成尚有典型古人情

竭一端猶克流韻風動後世今
茲交美雅道無譏以期垂遠寧
有敦歟况導性情敦舊俗以厚
人倫而美教化固四始六義之
本也諸君子傳矣余蓋樂得而
序之

占燕周體觀撰



愛琴館評選詩慰序

夫詩者言其志之所之也志之所之盈于情奮于氣而擊發于境風識浪奔昏交湊之時世於是乎朝廟亦詩房中亦詩吉人亦詩棘人亦詩燕好亦詩窮苦亦詩春哀亦詩秋悲亦詩吳詠

卷

亦詩越吟亦詩勞歌亦詩相春亦詩窮盡其短長高下抑抗清濁吐含曲直樂淫怨誹之極致終不偏背乎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之倫次詩之教如是而止古之爲詩者學遡九流書破萬卷要歸于言志永言有物有

則宜導情性陶寫物變學詩之道亦如是而止陸士衡曹子桓沈休文江文通與夫李杜元白皮陸之緒言皆具在也古學日遠人自作辟邪師魔見蘊釀於宋季之嚴羽卿劉辰翁而毒發于弘德嘉萬之間學者甫知聲病則漢魏齊梁初盛中晚之聲影已盤牙於胸中傭耳借目尋條屈步終其身爲隸人而不能自出吁可悼也余輯昭代詩集徵文獻之闕遺倣中州序論聊薈及之耳才人志士愛慕良多長洲葉聖野吳江戚右朱手

自繕寫勒成一集其尤且誨之者則間作愛我者未必果我之得而尤且誨者亦未必果我之失信彼是之兩行而已豫章陳伯幾以評選詩慰見眎余讀而歎賞之萬茂先詩曾累寄余亂後失去今得之如見故人其餘

集

三

多訪求未獲者乍見之如新相知致足樂也吾友孟陽之詩再經點定筆墨生動風致迢然譬如美人經時再見轉覺頓賡嬖嫫眊眊有異爲揜卷徬徨者久之又益以悟詩人之妙心靈意匠生生不停新新相續殆所謂

夜壑已趨交臂非故而顧欲以餽飢之學方隅之見尋擿其體格割剝其人代旋而思之不將啞然一笑乎唐人選唐詩者一代不數人今選家之壇墀多於儲胥矣伯幾之爲有異于是訪沈冥扣寂寞不以聲利熏附人

集

四

不以名字吸取人一句半什鄭重護惜不肯以衣中寶珠博易人間搏黍之飯何斤斤也伯幾爲詩風流蘊藉振奇拔俗旅居蕪江以愛琴自署其館其愛此詩也如此琴矣昔者元次山集其同時隱淪之作名曰篋中謝

臯羽採天水遺民之詩題曰長
畱天地間我知伯璣之用意希
風古人者遠矣不徒賢于世之
君子而足也歲在丁酉中元後
二日虞山蒙叟錢謙益爲序於
碧梧紅豆之邨莊

後序

三

詩慰序

田舍淒寥抱疴委頓偶陳子伯
璣自白門以詩慰見示且曰先
生其序之予發函簡讀喟然而
歎何陳子之眷懷風雅敦崇古
誼也明代以甲乙兩科網羅英
俊豪傑自帖括而外雖有奇才
異能往往束之高閣以故工詩
之士多棄擲于殘山剩水之間
其不從諸生致身者又皆挾冊
彈鋏遊大人以成名每無所遇
而骯髒以老然而其詩固自在
也嗟乎風塵瀕洞兵燹相尋往
予淪落長安親見金匱石室之

後序

一

藏尚委諸溝塗灰燼而况諸君子抱志不遂其身且久與草木同其朽腐而何有於身後之詩文乃陳子伯璣苦心肆訪畢力旁搜丙夜丹鉛兀兀不休句櫛而字比之噓起鮑墳之精魄洗發吉樓之神爽其所抉索披

葉序

二

尋皆於閒處峭處冷處作者所不經思閱者所未著眼處一語點睛鱗甲飛動三毛增頰神采煥然卽起諸君子於九原而面證之未有如斯之欣暢會心者曩予與伯璣論詩于疇昔持議者多異同獨於牧齋先生近所

此葉北大配補

選列朝詩有水乳之合陳子相視而笑莫逆於心於論次程孟陽詩得其槩矣湯義仍先生嘗言頗得天下郡縣志讀之其中文字不讓古人者往往而是然皆湮沒無能爲名固知名亦命也伯璣此選實爲諸君子造命

葉序

三

豈惟集中諸君子凡在殘山剩水之間吟咏無聊者亦可以自慰矣伯璣自云慰地下之詩魂存世上之交道大雅不淪玄風肆被盛德勝事其在斯乎其在斯乎

耻疊居士熊文舉題

此葉北大配補

詩慰叙

友人陳伯璣選詩慰昉穆廟以降所聞所見凡枳棘蓬蒿之士深心于詩而不得志于當世者所作盧然具焉客讀而嘆曰文章憎命達宜哉陳子不阿造物之所厚不薄造物之所忌可謂

熊序

深心于言詩矣南榮子曰陳子深于詩哉夫陳子固深心世道而托丹鉛以爲之壅壑者也蓋方明運肇隆神明嘉嚮登明選公劉宋應制之文本諸醇穆迨禮樂興于百年元氣應律和風動籟若有吹息于莫之知者敬

此葉北大配補

軒德行之儒西涯經術之士起而言詩投頌合雅從綸屏樹之標鵠一代風氣遂開空同太復滄溟弇州太霞太函之徒皆躬逢不諱之盛世振藻摘思律黃鐘呂大呂比于歸昌賀世道然和吉之音固其氣候以取之也

熊序

抑觀文章詞賦之盛莫過于漢矣維時廷擢則有若董仲舒賈誼特拜則有若卜式倪寬出牧則有若黃霸張敞侍從則有若司馬相如東方朔論兵則有若趙克國嚴尤出使則有若蘇武班超皆君臣契合志氣展舒前

此葉北大配補

席而議發揮無所顧忌固宜艱
澀拏歛之氣不感于喉吻又其
時天子之求才甚急公卿不敢
游意比交懷一技以上慮無不
搖翮振鱗扶雲培風其士之栖
遲隴畝者非椎無文卽石隱不
欲以文見者也是以山林之士

熊序

三

其詩賦不少慨見焉有明諸公
之詩其所感則亦若是也追風
氣日開絃誦者衆薪樵有所不
勝收而士以高材抑鬱或困于
蓬蒿或困于枳棘者不可勝數
中逵且兔不可不謂極盛焉然
椒桂旣連名士弗起無論作者

此葉北大配補

讀者皆無以自慰卽其時延寧
悵望于白駒杖杜者當更無以
喻諸其懷此殆盛極而窮未可
比其音于憚緩焦殺粗厲沉淖
者也選昉盛極之時故耐謝山
人而孫太白陳白雲祧焉若曰
夫夫命不達而名達慰矣乎文

熊序

四

長睂公名達矣而時未可祧抑
山林之詩之不遷者哉若夫三
紀以來稽古比律廳興霞蔚工
良心苦昔也璞藏今茲琴往自
非發之名山懸之國門豈能存
繞梁于絃絕之餘俾作者讀者
皆有以自慰歟嗟夫世道江河

此葉北大配補

棄枯集苑况陵谷觀改竽瑟用
殊季札掛劍殆未可今人中求
也而陳子之書邈王正于已未
弔靈均于庚寅其以是壙壑于
世道耶夫寧惟詩夫寧惟詩

進賢熊人霖題

焦戶

五

詩慰序

予曩輯海內知交所著篇什權
度而刪定之掇其清異汰其繁
蕪合五十餘人名曰神聽集其
比閭而晨夕以詩商榷者莫如
萬茂先日必以雪藤箋書其日
之所得互相褒賞抨擊略不少

陳序

一

恕月必用烏絲欄格子錄其月
課馳示期於傾篋而止積歲時
而朱黃淋漓紙札相壓局鑰於
筐箱中以爲常余小星苔園距
予見山樓咫尺自其王父德甫
先生暨其尊公悉能詩每剪燭
閒步輒取以高下甲乙小星貽

予有臥病草堂生燕子懷人風
雨落燈花之句友夏涉彭蠡寓
鐵柱觀與諸子祖䟽大叫呼盧
轟飲暇輒持鵠灣吟稿索評騭
記其公車東予云悔不南而北
南可以見吾士業士雲北徒北
耳復出所未刻詩索評騭如往

陳序

二

昔爲手錄其可傳者而頗效他
山之攻伯宗寄嶧桐前後集予
寢食以之許以作序至今尚負
然諾黎美周擁楫龍沙過予室
盤桓徙倚或書筌或寫須菩提
或白描少林面壁像去則遣僕
阿三持卷帙見畀曰知子無暇

此葉北大配補

然閱美周詩安可以後於他酌
應是皆予神聽集中最契洽之
友也自喪亂以來夙昔汲冢魯
壁之藏旣已蕩然烟雲而諸君
篇什亦遂爲突騎拋擲委置於
溝渠瓦礫馬通狼穢間竊痛念
諸君生平拓落不偶或賴予選

陳序

三

而以其驚人句長畱天壤庶可
以騰光怪於異代而又不幸如
此則是拓落不偶之中而重傷
夫不偶也又安能已於太息嗚
咽而繼之以涕泗萑蘭也哉吾
宗伯璣詞壇之飛將也總角時
已工爲古近體如射洪襄陽輞

此葉北大配補